

雜抄

阿片煙記  
算海新議  
高祖後存疑  
去於松邊  
遠年之通孔

抄

特別  
15  
1649  
2

多  
1957









千函焚燬不遺雜匪重染之久利益之大而情相殺  
 共匿未止因循二十年至文化之末復取三千或百  
 餘函燒之當是時西歐爭亂已熄我吉利人新據占  
 印度中間曠地多植罌粟以製阿片為土產第一入  
 阿馬境及廣東賣銷之利遂歲百倍前年五年丙  
 甲七年保所售二萬七千函翌年丁酉至三萬四千函  
 價值四千八百萬急而田之西洋銀錢名一急  
 而田抵我銀一萬二千四釐按一函之直我銀八百  
 右係紅毛譯說情費用諸事曰阿片一函價銀三  
 千六百兩按波以十錢為兩錢以下之數亦與我同

試計較波此所說以數大有遠矣未知孰是按我  
銀百二十九千五百廿四貫目紅毛抵我銀二  
十九萬九千五百廿四貫目紅毛抵我銀二  
 情與諸蠻易阿片之貨物各有定價於我吉利則從  
 前以茶二千二百萬紅斗白絲七萬紅斗為項至序  
 則賭茶四千五百萬紅斗白絲百五十萬紅斗按一紅  
抵我二百六十六萬一四一情費所說有  
大黃茶葉無白絲他書有曰以大黃茶葉易之由之則  
 噶喇吧他略載此賣膏事曰我華人遠販於此向  
 未嘗能所售貨銀或置貸或將帶回者反以便宜  
 則廠禁不許寄銀出口必令將銀轉置貨物方許  
 阿片之入附浩大可知矣



揚州顧咆國於南賈已如此南於諸黃豈許收銀  
物充能備乎可知所歸銀價權立名教其實以貨  
之耳

夫阿片一種禁嚴法重如此而其販買逐年增盛者  
蓋有以焉其為物眾之所同嗜而不能忘以此瘴瘴  
其利乃商賈致獲內外相應屢喻各處官吏以貨  
賄而得擅其免其罪更亦注之貪污自用此為官贖  
以又有身已醉毒陽制而陰麾者廷論雖則有及於此  
而窮裔方里不能以遠制且不唯其商在內與外夷  
相知廣福邊海及阿馬港諸島人轉販於海外亦注  
此物

丰業海島逸誌曰我華人遠販於吧地庵候過時  
或博賜訊人船俱沒莫不咨嗟長嘆如此而不能改  
其業數十年於今國課亦固減額唯付之莫可如  
何已耳

廣東及阿馬港之間屢有犯法究者盡以重刑因  
以執法疎慢稱其長官之職長官大畏謝罪嚴刺設  
法以訪察乎吉利拂即察印度西墨利加紅毛人等居  
港中者之甚固識語曰廣東唐山第一要港方國之所  
凌會武備精嚴每月以三七之日操練  
水陸軍按稱港蓋香山也常與香山許外夷設商  
館凡三十六只在船互市者則無算  
前汛山東黃蕭之上書識書稱黃居地曰障州山東稱官  
曰壬家自注曰奉行或曰山東文官



之字作子，將藥地諸圖說，澤州屬福建，山東無之，故畧。

極言阿片煙之害，遍問其

啞至死者，收錄以實其言。又曰：陳陳禁絕之方，清

主以為善。

一書此條，祗近歲云，則似係道元年間事。

更命中外進策

多與甯省之符者，於是乎益設厲禁，以督責吏人。

悔島逸誌曰：阿片煙之為物，其性斂攝人之服此

者，蓋藉其火力，以取快樂於一時，不知其能致元陽

潛消貽害於後日。服之深者，則其人必瘦削軟弱，

振作無志，容色青黑，蟲生髓枯，怪病種種。一醫藥無

以，余嘗在長崎聞之。阿片煙只質如膏，非以阿片

和烟叶也。舶來漸漸，商輩亦有竊服之。祗芳蓮烟，其

二字未考

崎，俗又名調伏烟，其服之有方，非若尋

常弄管為菸，柄然欲服之者，先設枕褥，偃卧平氣，

而後徐把筒，且膏以油燈炙之，及膏熟，香氣

嚙口，意思極爽。一日服之，而快日，思之，不翅若孤油

鼠，瑞卿及婆心功，為人附歸，救斷阿片方，其略曰：每日

赤猪肉四兩，切碎放鍋中炒熟，加入黃砂糖一二兩，

全炒乾，取放盆中，如思片煙，唯過時，取肉食之，則可

換過日，如是吃過七日，則煙可斷。以後雖思煙，不

可再吃。若再吃，則無藥可救矣。又有解煙毒藥，凡以

上洋參、化州橘、紅沈木、香上肉桂、淨白芷、蘇川貝



母其五胡椒粒三七味研細和阿片膏五五合許為丸如桐子

大以硃砂五為衣每服四五丸或七丸視症之輕重且云

阿片之害甚於砒酖徑入飲飲羅不能傷射受病

假毒变形飲食日減甚至不能生育子女據此則

阿片之為膏與為油膏尤入亦可知矣

謁其曰阿片布滿唐山無貴無賤俱各服用故外

國諸歲無不解未現以金銀公然買置更可怪者

唯貪口腹之爽利不顧害命之可畏

又曰阿片一宗在尹吉利國亦知其為毒如知平

日私自用此此物者放砲打死果見如此害人

利之到

物從維何等獲利帶利唐地強欲賣銷有是理乎

○片煙之害如此而流布益盛者豈亦無眼前一小補乎

未信有日服之治頭腰痛及積聚解酒肉之毒釐電除

眠較多則眼○阿片煙膏未可知其製如何匠家所用阿片過

多則殺人維極強壯之人多有過三分或五分云

噶喇吧後紀曰和蘭東與之據有吧地也以厚幣

甜言與瓜血土番暫悅其牛皮大之曠地以為質

易詭計而得之數百年於茲堅固其城也厥立酷

法遠近島嶼之番莫敢控衡志歸其賦可謂富強

之國矣瓜鴉思蠶未覽異言謂書瓜鴉作瓜既貪其

利漸受籠絡奈何又設阿片里煙以狂誘之暗令

自致疲弱至於絕滅且使無志興復土地不生報怨之心



介血本屬無識蠢類果中其毒無復致慮我中華  
 之人亦受其毒一服其物遂忘故鄉之苦不以母事  
 子為念遺害不可勝言有英薙紅毛者伺吧國之利  
 為國已久及嘉慶十四年秋遂與吧甲板舟師數  
 千往不克退回其國越年再往以天炮環攻而克和蘭  
 不敢與敵逃回祖家今吧地悉屬紅毛統轄除去和  
 蘭酷法招商如故人皆悅服遠近商賈莫不受通  
 紅毛之勢可謂雄矣按蘇島中其萬國新法以牛皮  
 之謀為伊西把尼西奪呂宋時  
 事辨一說以為拂即察事之非小村子明未覽異言  
 瑞初以伊西奪呂宋為明隆慶六年事至如拂即事  
 則引明史諸書為證又引清鄭居仲所撰鄭功成傳  
 以牛皮之謀為和蘭奪聖地時事又引西洋全史曰

的也魯斯女王使其弟突以牛皮之約遂奪西弗  
 利加是為西洋開基三千零八年我神武帝

登極前八年之事近世諸書用牛皮之故智之終  
 亦何似牛毛耶

改元保十二年廣東巡撫認着內地商船密蓄阿

片蓋因其法中有告父為貨王蘇地名西海唯音不用  
 漢字安本為服屬一島

國誌可以當之本字與誤者稱異故姑用此字特行枷扭遂處死尋禁諸

壘自寧波名槽貨物于廣東東人有犯罰止商又沒

入刑者利船密載阿片而逐其人禁再入港既沒并

刑者利及歐羅巴諸州人一時逐之且戒土人勿敢

藏匿諸歐犯者毀其家無赦諸壘有請曰唯毀家一項

幸且後練三日其他敢不速反存乎更或欲怨之其



長畏謹而不果謂身口強強數面子口直至秋間圖謀百出曉之強求故其利又內提出數十人已徑處

同月十三日廣東港內阿星利加南館前連得赦罪

人木柱此柱蠻呼分時蠻商有犯法而家未被毀者

鄰比傳言果是賂吏也諸蠻聞之將結蠻生吏遂誅

犯者以解之土佑豪挑尚氣察諸蠻之蠢不問可否

輒相哺張碑北諸蠻之亂挺防之土人益蠢起蟻附

至七十許蠻不能與敵退而各守其館時官府將差

吏率兵以制之土人為諸蠻等慮其後罪謝而留之

王八遂寇于重館碎硝器以為碑擲碑為土亦是許

多鐵蕩蕩與吏逐起館為而橫暴不已至北礮場吏頭

顛殆將死守街吏卒亦往而制之既而諸蠻復請緩

毀家之令吏曰業已在港內則為我民有犯者不肯

赦

十八日判者利商官友其館內商民以自片而後須

嚴禁漸阿片倘有密買者立逐還於本國以重罪

明年已亥大保元日又密以謝廣東官府并請許鑿他

物如諸重事同于朝乃善官似六隻到廣東阿馬港

之間檢書倘北蠻首以允其所請時正月二十二日也

嗣後除阿片外貿易亡恙惟恐與心未定暫在吏目



捉獲益廠通認着無主之阿片日復疑諸重

正月元日在福建林則徐赴任廣東林必先滿州人

任明守部落後為韃所俘至則徐為福州某官在州

林知勇無比重訊則徐作陽者誤別支那字音耳又一說徐作伴

二日朔日廣東命諸重館壅塞戶牆向坊街者至財

庫亦然且不許其與土人通文與去人文則不在禁

限

廿六日於重館前刑殺密商阿片土人其舉或慮激

成重人之交瞰其舟游諸館無人而行之壘人已歸果

壞一樓

三月七日判吉利館長逐其犯港法船隻禁其再未

十日林則徐到廣東察港內事情

蕭亨曰自京調任閩省之官林則徐差往廣東喚

集外國總商十三行家即行飾示阿片一宗上年

業往嚴禁而尹吉利仍不遵守港帶許多前來其

何意見推其所以竟屬行家示不周密現有此弊

殊堪痛恨

十八日林下書二通一與去人一與諸重其書曰

在廣東港中洋船載阿片者二十之隻皆頂盡教送

呈官府且無用阿片自今而後切勿載入万一有犯



沒入船隻及貨載悉殺其人無赦聽否限三日而  
王答尹吉利意不肯服是時官府已年兵斷阿馬漢  
及寧波之水路孤館自囚且退既吞至三日不得已  
而出阿片一千零三十七函林以為種有所藏匿探  
責其欺瞞而不肯受尹吉利亦未聽伏

稱事曰片特開恩寬明三日所帶盡數交出自行  
首告當酌價估以大黃茶葉如仍隱諱日後發覺不  
但行宗正法異國之人亦當坐罪決不寬假

廿三日械犇商二人於堂館前刑之翌日命土人曰勿  
與重人食與者殺之於是二人嚮身為重奴僕者

悉皆逃散林曰知重將作亂是以水陸戒嚴更發兵  
四千圍館尹吉利為魁特自為困請赦罪放還林猶  
責其未全呈阿片尹吉利遂盟奉女令

今番密商之事独係尹吉利而諸重亦一際受其

制云按此意造是紅毛自道也

廿六日書榜以今日若出所蓄阿片四分一者應所  
失奴僕返呈半者送食且許通路千本船呈四者三若  
交况如故

尹吉利既為林所挫膽氣沮慨然謂眾曰事勢之所  
逼無路逃避唯吾當故國陳寔以自乞罪而已不如



輸所留阿片以保在也輩遂獲出一萬零二百八十  
三兩及四月諸輩各出四分之三乃共得銀如奴僕  
店口又呈原贖之半至五月四日乃與以食并兩本  
船之路如約同日與平吉利書以放還其所繫留犯  
人十六名厥明平吉利獲送呈阿片一萬八千兩前  
三以能為二方九千三百口魚博事日交出阿 尋獲有  
片二萬零三千六百箱于里博同恐有過誤 犯者之徒於重館劇逮捕五丁名稟謝罪請放還  
不許乃出片日片後放還者勿敢再未航  
平吉利既喪資無索將避地于阿馬港於是諸輩  
再後先引去初歐人住港者凡二萬八千口而今留者

魏廿五日諸輩將去也其官長使使貸主各歸呈其執  
段之數又將以告想其國主者四條

其一曰有林則除者到廣東禁片苛利妄博通商  
大妨彼此之利益

其二曰林為制甚商故或逮捕無罪或侮蔑有官  
又非理督責使吾輩及印度等商旅出阿片者若  
千萬兩其直月二千零、四萬急而田至三千六  
百萬急而田

其三曰林告吾輩有犯法者殺之語不辨邦域之  
內外無禮何



其四曰、那子曰、凡犯法者、無論久住港內、雖新未  
未知禁限者、亦同罪、

凡如此條件、我輩之所未伏也、

前此林則陞奏、其所沒收阿片之數、而進止五月廿九  
日、勅所收阿片盡數減銷、以便內外遍知、朕意、

阿片當買在寧波、乃就此地、嚴設減銷之場、以竹為

柵、內鑿三渠、延袤數畝、渠長百五十數丈、一數丈抵我

廣七十五數丈、深七數丈、右有十漏、以達于川、水底皆

鋪石、和阿片以鹽及石灰、萬里日知以以指射其毒、引

石水于渠頭、以瀉下之、更得七八十、厚令五百人、許多

經營亦是一滾、其不得已、固有以也、嘗燬燒之餘、烟  
害人、又有服其灰而致死者、專不可以棄、諾火則指  
諸水手、或恐瀆取之、故有若舉云、判吉利人等、聞之、  
莫不歎惜矣、

六月五日、林准、西墨利、加入之、請入港、允易、判吉利  
聞之、回泊港口、窺其結局、十一日、西墨利、加威、事如  
故、

七月中旬、林航于阿馬港、嚴禁、令檢非建、  
令判吉利人、繫泊港內者、不得登岸、與土人交、者  
處死、判吉利拘留內地人口于艙中、林諭、使還之、不



肯至八月十五日令傳互市禁可食強取其所留人  
口居亡何平吉利相率共退于凡公古波爾杜尼兒  
人亦怕害而宗帆廿一日林遍令魯海防平吉利平  
吾利發軍艦二隻一稱發古島兒為兩旋一解凡杜兒為三旋張賊標國  
莫到某浦兵官處乞食料且如不與請呈一砲其將  
畏怖欲與食廠令適至而不果遂交發大砲浦中兵  
船見碎者三隻死傷亦多靈陽者唯三人林使平吉  
利進殺浦人者不肯乃片可在日平吉利如上陸人  
之浦捕殺之時平吉利未日之弟大利斯川口寧川在寧波  
即桑阿土人驛騷

平吉利商官屢就阿馬港土官得通商後但九月四  
日條諭至自北京

一日外船載阿片者不宜駛近港口

二日載回呈蘇阿片平吉利船及所放還十六人不  
宜使之滯在內地及服屬諸島

三日昨殺我邊民平吉利人當使彼速歸送

四日退在風公諸船宜更使退去于寧波

王官以此條諭告平吉利人日王諭廠重當  
以稟于本國然後奉答

十二日伊所把爾西船入濠于據荷王官誤認為平



吉利載阿片者多發軍艦將執之失船機倉尋打砲  
船人驚愕投水而逃注一就擒船亦遂見焚收其死  
乘首長六人別與小舟奪其具放諸海平吉利同病  
相憐以扶之并求其逃七載到于爾尊元  
林片吏制標花港向密高乃借波爾杜官船具武裝  
在阿馬塔者注點檢諸船按波爾杜在兒不西政一  
國今以官軍標其官船  
似不無備畏而思之如林  
此舉却見非只區區之量  
平吉利既傳奉條詢乃見允許於阿馬塔文允別外  
雜貨諸重亦然乃在港中與華人博賈事平吉利尋  
語阿片一種存現故不許如販貨交易則許進至第

又利口外

十月廿六日使吏點檢平吉船探阿片有無撞破船  
底回坡一擄平吉利之意唯欲借一種所款故雖屢  
見唐突猶有忍而未至大相鬪

十一月二日平吉利軍艦二隻一號一號載兵人

三百火礮五十口船主名薩密多進入第又利口遣

使于碧血厄在廣不知為何地姑從紅毛其言曰日者蒙燒我商

船如有屬勇更願借一敵在風公而待按所燒實為  
船故以藉口

若血厄守官亦差使若曰且姑待上裁

薩密多復送書遣船三里許以待其若云翠阜守官



御書其封如故隨即發兵廿九隻每隻載百人或  
二万人火炮八口或十六口獲索多後言曰請且勿  
逼如不得請則吾亦不得已將以動用火機船將左  
日請速出救我浦民者時船已順風益近童先放聲  
便巨砲碎其舳主船逆發四炮遂相觸打連怒雷激  
至戰失利船隻廿九只粉飛于空只三沈沒不測餘  
亦無完死傷甚多其時亦傷平吉利傷者唯一人恐  
奪軍糧

萬曆日辛亥秋九月廿八日平吉利臨揚帆之際  
數艘若放火炮廣東港口兵官及哨船亦放大砲

按二說時日不合畢竟  
千里傳聞未知其的也

同月廣府出兵船圍童艦于風公童引去泊于叱呀  
六日林論諸童至平吉利寇我兩隻則無論雖他商  
船未月六日以後不許入港想是時林已自阿  
馬港回在廣東  
十二月六日紅毛船離港廿六日在東印度地方刊  
吉利商船吏民等退故平吉利謀于西墨利加船商  
使請通商於廣東以窺其意事已允諾至陳前五日  
有故隊沒入其載是時平吉利人幡然革面卑辭厚  
禮以請恩宥而異之以非礼平吉利遂深啣之廿七日  
平吉利人一口見捕首長請救之不可



戊子三月四日，尹吉利進軍艦于港，清還一夫，留止十數日。林及諸官更相議，下令日尹吉利船若有繫在岸港及內地海濱，服屬諸島者，要須悉燒滅之。并殺其人。一說若錄生獲首長者，賣賣富民，只所也。

四月初旬，再下令曰：前白所乞姑且舍之，與先追捕在阿馬港尹吉利人。尹吉利因所逃亡，嗣后諸島傳說將有藝船之卒，西里利加人憂禍相語曰：若有變，吾輩亦宜得不為也。與矣。

二月廿八日，將藝在屯哥平吉利船，教其伍隊已設，風驟不慮遂，誤自燒及四月事。阿于瓜鴉，即紅毛所據有

雜作

紅毛私語曰：阿片賣鬻之大利，一世界無比，乃在支那。其益無量，藉使片遂剛制之人情之所歸，豈能保其久乎。

尹吉利片段折乾之項，凡五十億，方銀成支那船商之失耗，亦不數如急禁絕之，則歐海所在破產之徒，必將變為盜賊，可不慮乎。

支那之異，尹吉利甚果，彼將大釋其怨，本國亡論在喜望峰及印度地方，專為海陸夾擊之軍備云。

按尹吉利西岸一島，國陸軍將假何地，手願無難，屈產亦只一夫費靡。

一說浙商在崎者有云：我邦與西南地方用蟹行。



五字二十三國信盟尹吉利能稱方國亦何畏之  
有得只數傳與所載三十六番等則奉滿清朝貢  
者或方外記諸書所稱片不後語也故二十三國之  
說亦豈得非所謂四石韓州之數耶抑商賈卑居  
之附東溫西一狀廣東一特政西啟難髮仙毛在  
有因緣非如彼角觶場中誇許東西收他日國弱  
之所指亦知  
果屬何方邪

六月七日尹吉利人即甲板船等四十八隻抵浙省  
寧波海中翌日攻舟以定海縣火炮交發互有死傷  
知縣及總兵官死之島人見知縣某驚怕自投城墜  
而奔竄四方一縣遂見勦縣有五塔分船子之相與  
戮力聚島中碑碣墓石等不日得擊外城而擣之夜

別說云今番水  
軍有稱火船者三  
隻各設數十輪墩  
以火以推水者自  
唐山至本國方有  
千軍軍可以下  
八百壯盛

則各乘船為鴛鴦將國定海縣城門東向左右有進德門  
右有普院城門前則每山相連

廿四日出船一隻至乍浦被與我通商注家船皆  
千此云格國九龍山上  
砲臺及  
兵營提督某擡城放火炮以碎船中九人垂亦壹  
費碎城門

別信曰尹吉利至乍浦挑戰時海潮已落船將  
膠耳吉利驚而退船提督公欲追擊之請兵一千批  
衣利布而不許德率其部追之不及而反衣利布滿  
州人今在蘇州總兵為人魁梧眼夾鬚美以勇猛  
聞及寇至勒兵一萬又千餘屯于寧波海口招安



山匪與舟山對舟山一說亦利布令禁淫威或言與  
 京官某私通請求賄于平吉利諸輩如序番用浦  
 提督請兵而不與亦為可怪矣前此林則徐深察其  
 為人密使其腹心之士往之曰得為外董內應者  
 二人而誅之云按此一說共有未可盡信者姑記以待他日  
 九月中下旬之間復以一隻船順縣州縣之民方縣  
 向警馳集為防禦船中連打二砲時接值廟退船  
 底着地重不省之巨砲成震船底忽破人將負縣民  
 競舟載之有一女董從徒穿移取板帶刺子似破浪而進  
 衆追之并女董獲二十一人女董膽力絕倫挺身防戰

教敵三人控折糖刀數十面辟易之間一人揮糖自後  
 刺其肩衆目得擒之殘卒迴還定海只將布巾迷寄  
 書于縣州縣四字無存文請女勅也換序自到  
 廣東欽奉法令通商如舊女董蓋彼國王弟三子云  
 粉面隆準眼鬚深潤宛如我國產黠踰破瓜二歲  
 万里率兵亦今日之娘子軍別信有曰前年尹吉利人  
在廣東洋界及成童携銀  
 其國男有蘇陽之名遂受王女子之蘇陽今年二十  
有六同載在船序番之賊留守在本船為人賊敵有策  
 略善察人劉姓至如奪舟山之謀亦多有款云或曰稱  
 王女也非女實是女亦豈得非蘇陽之妻乎  
 林則徐到蘇州後著書于冊山女略曰時已寒江他  
 遠之兵殊多熱產况苦可憫頂待未春三月奮戰敵



花然後還與也生與否時義不在不後多及

一說如欲得王女以悉通輸  
此兵器回船抵廣東以待年

雜詩

朱明末葉誤窮邊  
文衣冠一蕩與率土裁成  
鑿粟子更看解汁化妖煙

尖微唯愁瘴癘煙  
寧知阿片毒而天楚駭空時  
人皆醉萬里欵然未火船

豫且奪將真服人  
龍王得報為傷神  
誤身後與膠舟異鱗介鼎未向水墳

儂女亦同兵出奇  
西來怪底擁雲旗  
海濤一敗歸無術  
輸與我東長足姬

万里愁心上山  
王孫回首海雲間  
阿煙并喚相思草  
從送春香儘忘還

王環婦曰阿片之為物乃屬者方  
之音賤之則逐忘故歸之者故聊以孟  
反身

招宝山頭簇旆旌  
觸重形勢怎麼生  
若暖鯢鱗未回去  
吹斷時化吶喊聲

戰場咫尺補陀峯  
片夢何妨越海濤  
誰我奮然名開闢地  
憑高觀那四向者



等海私議五編

鹽苦 世弘

審美情上

忠平批評

五字當不啻  
 美情猶賈情也嘗聞都賈之鬻衣者手懸衣北肆以  
延客有田舍兒問價一二應答之後怒其色厲其聲  
 以加之使之氣怵魄慌必不得不賈夫脊肩溫色怡  
 聲以媚客者商賈之常態也今則反之因為卑以順  
 之十或失五或制之十或不失九也當今美秀之  
 情何以異乎然彼既劫滿清得其志矣其視我猶田  
 舍兒曰悚之以清人改血而勸之互市則必懼而應



指板作休逐致  
厚延時

看心之  
兵艦心作迫和蘭

夫借百劫不為  
下補三子安似似  
勝

之若不應則歲三四次遣遊船調其邊海或需薪水  
或掠人畜或測量山川或忽入而忽出皆如將開也覺  
者彼懼開覺之遂致亂也必將憂之憂而後遣使再  
謀彼必應之不出三五載而我款獲矣是因以威制  
之術也故迫噴噴以捧書追琉球以測地輓朝鮮  
以抄物入浦賀入崎港入蝦夷島以示陸梁之狀其  
情可指掌而貽笑且既許互市則必將借地既借地  
則將築城夫借地築城然後禍不旋踵矣伊斯把泥西  
之奪呂宋也初乞借牛皮大之地迨許之即以牛皮  
為環而徑之建城置兵遂以取之清乾隆中葉

明與此炬不業  
極此陸情亦多  
看不可即列看亦  
多不致言列亦  
亦不致言列亦  
天玉眼獨

乞借珠山天津弗允嘉慶中乞舟山又弗允至道光  
一捷卒獲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夫也群令詭  
滿如北呂宋志欲牽連如北滿清皆慣用之策也或  
曰勇兵強於天下我弗許互市則憤怒未寇如豐台  
之征韓如忽必烈之侵鎮西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而  
子独患於互市虜地不亦未乎予曰不然豐公忽必  
烈喜誇大者也英夷密美數者也喜誇大者其舉兵  
也暴密美數者其出師也漸美之計必曰用兵則日  
費千金通商則歲得億萬戰捷有名豈若交易有利  
哉今日取一豈若明日取十哉市之鴉片以戕人命



地利必勝之法意  
後之謀必請存

守行天下之兵  
備他之計及不可通  
見和約之軍故云  
去惟以不而赴後性  
非但上之自而之  
切能作夫唯如此故互  
不備化之請不可行  
子如是否

守行天下之兵  
見和約之軍故云  
去惟以不而赴後性  
非但上之自而之  
切能作夫唯如此故互  
不備化之請不可行  
子如是否

竭之金穀以固國精勸之法教以移民心見譽而奉

之易如振釋先利故後兵之故也利必獲焉其如

將先兵者形也非情也慕容農謀威符奉曰取果于

未熟其自落不追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

遠矣美劣之甚人國亦放其自落雖晚數十年而毋

悔也夫唯如是故互市之請不可許而迎不可不備

審其情下

備迎之東如何曰戒沿海侯伯守令測迎境遠近潮

深淺流沙幾里崖岸幾何某港巨艦可入銃架砲

臺可設者幾何長墩坑道可築且鑿者幾何震天雷

效而信之自設立  
言我所短似高作  
世所長

神龍箭凡百銃礮宜備若干門線葉鉛鉄彈銃之某

墩宜置燈燭某宜置瞭望要官可達鎮營者幾何

神閣僧寺村舍可用以為營寨者幾何府城距某鎮

某寨除程幾里某城可以應某府某鎮可以援某營

高長某可以守東船行某可以赴西粟如千石可食

如千人支如千月大小艇舸水工馱馬耕牛與農夫

旗手營丁後戶可取以補潮伍者佛院神祠富巨

族之府庫困窮可假以藏兵械者有幾弓馬刀槍我

所長也則倍精之水戰火術波所長也則效而修之

措置既定日月操鍊常懸條令訓士卒皆誦不誦者



首原延愛之

京定種世分日散  
後改作陸之如

有爵而其要則莫若使圍國之士氣如長寄之火西  
土嘗負虎楹諸長崎日食生大數頭無幾何長寄之火  
尺有稱夫畜犬不肯出吏激之稱夫曰吾非敢安之  
吾大甚趨吾恐傷其席是以不敢吏強取之投諸楹  
席不即啞相視而怒頃之火飛騰噬而殪之夫席天  
下之猛獸也火雖趨非虎敵也而殪焉豈非兵法所  
云死賊之謂乎夫使六十之州百萬之士志如是大也  
則英身之堅艦神砲我可自梧以撞之矣也然為之  
有本亦在乎朝廷自死守之京而已矣語不云乎虎  
狼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決又曰斷而敢行鬼神避

蓋聖易品似勝  
張才建台作益  
其疑云

仁事委作盡置  
若何曉弄作仁不  
仁再可

無乃之  
定意多微詳以仲  
及之太急不致不併  
更詳以益之世氣  
身既亦史官奉事與

之北原相州斬杜世忠而帶古十方之軍慶宗欽行  
臨戰議和而身為直之擒何者將士之勇否在人  
主之斷不斷也議者乃恐備迎之令動搖人心甲辰  
使無之事秘而不發如韞惡臭而蓋之天下之人張  
一身迷焉蓋以天平字字之事察之以唐安祿山反  
勅大宰府嚴海防夫祿山反乎唐耳何其戒事尚且  
嚴備如此然而海內徭寧黎元鼓腹未嘗有一夫揭  
竿而起者人心之動其否在在所置如何而不在於  
戒也明矣今則稍虜禍心洞如觀火而所禦之東唐  
而不講備焉唯人心之動之懼不亦惑乎騎者膽



疏玩道直之言行  
要與道忠憤存  
已任非處世之道  
吾一曰之  
村事情擬上防以戰  
皆石黃莫不中款而  
三氣曹孟德之病  
天自少陽唱詩備  
正之策後世不  
此篇乃平作  
學子或序後教  
之博所據據仰揮

此馬有餘勇主人是起宗僮不掃門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為今之計者宜令天下曰甲辰贈翰所言  
如是後之如此未寇則戰而藏之耳須嚴備以待  
之如此而六十之州百萬之士不以死衛社稷者未  
之有也  
戰在氣伸則勝氣屈則敗夫攻者恒勇守者恒怯  
非攻者不勇也氣伸也非守者不怯也氣屈也故素  
外寇者不可不以為守也欲以為守非邀諾洋  
則不可邀諾洋者非造堅艦則不可物 固有以小

修造艦

丙午四月廿五日  
鹽世弘伏乞 嚴正  
所限甚如 嚴服 丙午身 卷五 一 厚知 批

制火者亦有不可以制者使氣附象七八頭足以困  
之使雀當鵬則數十翼之力不能勝其一翮之凡故  
引明祖破陳友諒之事以為小舟足以克巨舟者非  
也何者西虜之船其漢人之水闊異其堅脆巧拙故  
也那勃列翁之興北佛朗察也英機黎備巨艦北江  
海者數千艘安南之侵閩浙也既元三年之功作巨  
艇大煩乃能勦之戒南塘曰福船高大而倭舟矮小  
故乘風下壓如車碾蟠娘是以取勝設使倭舟如福  
船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是言也我可以及顧而  
悟矣然則如何得以造之曰宜莫若後享保之故事



享保中 大君欲得遠西法術令紅毛人負善馭者  
又欲獲百兩西亞之馬亦令紅毛人獻之皆應命不違  
夫紅毛之北英夷也形服而情不服豈真不服而已  
我必將傾而擒之且紅毛之示誠於我久矣曩時英  
夷之侵滿清紅毛告我以宜預備令其情信乎使之  
貢兵艦若船匠波將悅而應之令其情偽乎我因其  
偽而用之亦足使以制彼而無辭於拒焉夫既已成  
矣下令諸侯使十萬石炭以作一隻遞而上之百  
萬石可以作十隻其十萬石以下大銅貨而給之或  
使二三藩作一隻無事則用諸漕運有事則用諸戰

國亦一舉兩得之利而寓兵於農之意也然議者多  
以祖宗之禁其商人通異域難之吾請得以解之夫  
船制以五百石為限者創於 猷廟之時非 照祖  
之令素然也法因時而定者也善治國者斟酌法外  
之意而裁之 猷廟之禁大船而妖教之入也今之  
造巨艦備妖賊之寇也二者皆非特 照祖之意為  
若夫恐其入通異域者宜嚴定津令以防之船之在  
無官者平世漕運設艦督及輔亟監察重其爵祿養  
其廉恥有甚則賜之自裁沒其采地其在諸藩者以  
番頭為司船置佐貳及監官有甚則誅其吏士削其



君之封唐太宗不貸賊吏罪金人之法吏有贓私者  
殺之無赦洋法之刑法唐金賊吏之律而可矣今夫  
海運之船遭颶而覆且漂者歲不遑數卒有飢荒之  
在一方虽有豐熟之邦不能假貸以相救豈非由舟  
制不利之故乎享保癸丑西州凶歉死者十七萬人  
天明丙午奧羽不稔死者七十萬人天保癸巳奧羽  
又不稔死者四十余万而諸侯拱手無策今新製堅  
艦令其為督司者通天魯地揮使之術古度之器皆  
練而習之則終年完世万無漂沒之患一逢荒歲一  
介之使仍言北都而難耀之船揚帆北海西州之飢

奧羽可以移粟北倭之凶南海可以解急及有牙虫  
未聘而情不測如文德羅刹天保之响嘯我亦出大  
艦一二艘以護之其他將士皆在陸寂然無形以察  
其動靜則其為事整以暇其為備迷以靜其為兵寡  
以佚我有所恃而彼有所憚奔馳之勞財用之費亦  
可以省矣吾向近歲旁船之未弘海侯伯疾呼驟奔  
恣圍困之力出輕軻短艇數十艘以環之然如附  
蟻之蟻蟻然如吠盜之火而守備之虛矣士卒之勇  
怯器械之堅脆恣而無事也已若有事則一礮  
駭走無異子累瓦之崩雷震漢之帝謂霸上棘門之軍



兒戲耳今之曰備吾恐事庸之為漢文之目也

七等

成至大之切者必資至精之等量包江海思析毫毛  
二者相得而為用量包江海故至大之切成思析毫  
毛故至精之等定等定而後切成故思析毫毛者本  
也今夫匠之配藥草蓼木皮骨角砂石悉有斤兩之  
權使共剖爽錙銖則必不能爽病匠之用材瘤疥核  
染摘菹因廩必有丈尺之度使共計認分釐則必不  
能造室故成切必資於等一莫如精兵者國之大事  
禦戎者大之又火者禁是不可不用至精之等也而

今之曰等何其不精之甚也請以吾所聞論之浦賀  
之砲架在平根山以利俯射身夫砲有宜俯射者有  
宜仰射者有宜平射者而破大船者利尤在平射以  
洞船腹而浦賀則廟焉且煩臺之在房相二州以扼  
江戶者大率不過一二貫砲砲堅牢非巨礮越三  
貫者不能洞相之与房洲嘴相距近者三里遠者五  
七里而一二貫之砲力不能過五六町使砲船飄只  
正中房相之砲俱不能及使砲其岸而執手雖中  
必不能穿他之為州突出南海與港九十有九德  
廟時設蜂埃銃望亦要港數里相望戒備期約莫不



至焉。今則廢壞不修者數十年。此余之所足跋而目  
睹也。四陲万里。防海之備。能不如房相。占南紀者。或  
鮮矣。昔者豐公之征韓。人謂我劍利。欲作欽甲。防  
之既成。重不可服。美矣。之入滿清。人流毒于川。用  
分高漸知之計。卒不行。鄂羅斯之寇。相斂。船有直指  
煩口而未者。審知火力。不能及故也。噫。古而察於  
今。國防之要有七焉。一曰測地理。之為形。有一定  
者。有變遷者。在國廣狹。暗礁高卑。津港命實。崖岸深淺。  
興陵阜。豁洞。沛。決。隄。防。葦。蘇。林。莽。是形之一定者也。  
海有疾風。則有銅為沙。兵夕為陌。坑者。川有鴻水。則

有昔為洲渚。今為河澤者。是形之時變者也。二者不  
可不審測也。二曰設礮。煩。麥。船之砲。大者重八九貫。  
小者三四貫。則我之所備。正之倍之可也。且火器之  
為用。不一而足。飛劍。燕尾。虎奔。諸箭。可置。滾。毬。凡雷。  
滾。霹。靂。火。球。噴。罐。之屬。可置。天。堡。惠。雷。地。樞。伏。火。自。  
未。火。旗。可置。迦。礮。白。礮。一耳。礮。胡。蝶。礮。子。可置。三曰  
備船。船有走舸。有海鷗。有梭。松。有槽。船。有拔的。刺。有。  
蓋。氣。帆。戰。艦。大。者。載。煩。百。門。兵。千。人。小。者。載。砲。十。門。  
兵。百。人。大。船。如。腹。心。其。次。如。手。足。其。次。如。耳。目。其。次。  
如。毛。如。爪。大。小。異。用。之。各。有。時。圖。一。而。不。可。四。曰。造。



鴉墩延坑障竹鐵屏凡所砲者莫如墩占坑道賊奔  
噴丸使士卒或德竹障或蔽鐵屏以避之五日習水  
衝撞生子能行使赤足以奔山及壯驟如鐵石奔如  
熊虎然使之入海曾蜚婦之不如習使之然也故雖  
有驍兵悍卒非習水則弗可用也六曰間死七殺身而  
後敵可殺也必死而後功可期也雖然人豈有好死  
者哉必也因恩義以忘死焉耳隣十六以上  
三十左右氣膽壯猛志力堅剛者以為團練其身專  
其伎藝其餼廩宥其過失而任以三軍之勝敗廟社  
之安危一旦有事或帶火以入敵或泗水以奉船或

單刀以先登惟我所使無施而不可故死士十足以  
當萬夫然是選也不可衆一則濫矣七曰藝錄練令  
集童子十人字舞肆之數自睛之所視手之所舞足  
之所蹈固不均有廢三日則不能矣孰其不熟之謂  
也

先皇之制中分衛士一日上一日下每下日即令在府  
習兵英機利之法七日而小閱七十日而大閱習熟  
如斯而兵乃可用矣抑歎數者諸侯莫不知也所患  
者粗而未備再夫其粗而未備者以為當吾世而虜  
或不未也殊不知韓李珣明宋應昌之事乎當我豐



公未入韓也。一則款養十萬兵，一則敵防海五事。二策一時莫不錯評，以為狂且愚。及有壬辰之事，乃又驚嘆，以謂二子聖且神矣。嗚呼！使以共事後為聖且神之心，移諸往年為狂且愚之時，其禍福為何如也。為明韓者一誤矣。後之為明韓者，勿再設焉哉。

### 陸闕

明諸葛亮記我用兵之狀曰：戰士善埋伏，數遠我軍。後兩面夾攻，每以寡勝眾。華人輒墮其術，只未戰也。團結分散三三五五，一人揮扇，伏者四起，謂之蝴蝶陣。尤精刀法，刀長五尺餘，用雙刀，則及丈餘地。又加

手舞六尺，開鋒凡一丈八尺，舞動則上下四旁悉白，不見其人。鹽苦子曰：嗚呼！此明人所畏，而亦可加諸西洋戎虜者也。吾嘗考古今兵馬器械之沿革，而竊有異焉。觀於圖書所傳上古槍箭，俱有焉。而中古源平之戰，南北之爭，弓馬劍法盛行，而槍獨廢不用。及至永祿天正鏖始，行而弓馬衰矣。是其故何也？蓋上古雖有槍，用諸鹵簿儀仗，而今衛士習之，已非如輓近陣製令一隊之士悉執之也。及二源興於康平，文治所領兵多在關東。馬多於天下，馬上弓刀俱利，而獨槍不便。故二源景以弓馬劍法稱雄，南北相



之時、櫛中將嘗一用、檢未幾而戰死、至天文年、外蕃傳鳥銃、之射馬、百發不失、於是乎騎戰變為步、而檢乃大行、理皆然也、夫我其我、技有短長、而我又有古今之異、審其短長、狀其古今、莫如復騎戰、而益練刀法、夫馬始雜、船蹄、瘠不能走者、數十刻、則我雖有馬、不可遽用也、而其卒力、能氣、鈍身無堅甲、接戰所用、專在、劍首、銳、可刺而不可斫、可防而不、可制、即防矣、亦不及刀、劍之便、我士甲、精而身捷、加以、劍、刀、舞動、一丈、余、尺、可刺、可斫、可防、可制、其、列、馬也、一字、直、陣、分為、數、隊、鞍、頭、置、短、銃、一、發、之、下、揮、刀

而、駕、四、當、八、突、應、手、無、人、是、陸、鬪、之、長、技、也、或、曰、復、騎、戰、善、矣、然、自、大、坪、道、禪、變、取、法、今、世、所、習、皆、札、脚、之、法、尔、所、謂、軍、取、者、非、究、其、潭、奧、者、不、敢、任、雖、任、亦、不、常、習、且、養、馬、者、截、鬣、蟠、毛、斷、筋、割、爪、務、以、華、外、顏、而、馬、之、天、鑿、矣、則、雖、欲、復、古、蓋、有、不、易、遽、變、者、焉、曰、世、有、牧、師、者、把、一、糸、繩、捕、野、馬、而、跨、之、驀、水、蹴、石、涉、峻、凌、阻、無、与、姐、在、與、有、迥、大、戲、者、敵、大、於、將、驅、迫、射、之、左、敵、右、側、蟻、伏、狼、顧、使、馬、如、身、此、二、者、皆、習、与、用、一、者、而、方、今、諸、度、亦、有、為、之、者、焉、推、而、及、諸、天、下、在、朝、廷、一、号、令、之、力、焉、耳、夫、勝、敗、之、決、在、短、兵、接、戰、也、







その月も何とせし門を抄りてその古く云開き案の  
なるも所生氏の恨人抄りて捕名馬大守降る云々  
と秋持降出若良上重介後陽友、押寄り重若良上  
其の遺恨を果さんとの大石内務介如四十七人門  
前まゝに只今吉良後を討てしむるに隣は其の  
其支の情をいれ其加幣もいりて其代の味不えと其降  
其くハ門戸を若友降討たりの元其用ハ其降り  
度其降りと言ふも果さずし立其る其風情其妙  
其事云くも何とす今ハ其心も消失り其角  
其意子何生惟の名其せん其立り其ハ其若良

忠、忠、物子

其言と云くハ其る一其のう一と云くハ其り  
其り門戸開い内を守り其被は其燃を燃り如  
其を何と其哀子其身其懐入其りさ其け童子の  
其声其飄りて其誘りて其曉其子其い布懐已其  
其たりえ大石其祝大守其保其其其便其討其を  
其其其事其其情其其支の其其云く其り

其の其ハ其心其其其厚然りと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布意の脚面多し子所一其之善の月日哉送るも  
其非事味其然六其者坪今姉若其角可なり  
此其刀の者お十二元彼為祇候 忠康公孫  
使者の布多平守口を其の事其後のも  
お数々の戦一交も子為不之ん仍之太波  
今日之由持付一其先其の形元進の折角味秘就  
可と所一城の四に有る所も心も其は其の事  
吾に他人同安の持も御念子安の事も  
お願多の味恨可有之ん此候と所 以味云存可  
下守其是此事味其忠禮得言

四月六日

木村長の守

猪飼屋長馬助殿

宝永二年乙丑二月十日

書理、持分、其

書付の旨

味新、之内、於河内國一多石味其為不雜用可  
於加者也

此書其之内、於河内國一多石合返之  
あし思、め、ん、ん、ん

右、其、付、堂、之、方、諸、々、味、觸、之、候



今日信并東松半紀伊守の於千のの六夜増去一寄石  
衣守致之の三付の由祝儀朱内可成改者也

嘉永三万九月廿百 大辨公碓川林為交、云ありの節

怪位身うら

公方様

宰相様

味乍籠一箱

味暖乞の籠

味刀樹一箱

中納言様

味崎乞の籠

味札一脚

味蓋中様

味棚筋一箱

味厚る

松姫様

八代姫様

味崎乞の籠

味帯地一箱

味硯一箱

味煙草多一箱

銀味箸一本



五言磨款 右  
法祿地 一箱  
八郎磨款 右  
法令鏡 一箱  
宰相樣 右  
交抹者 一箱  
置物 一以  
中納言樣 右  
保同製  
保富中樣 右

法令鏡 一箱

外二  
八丈鏡十端  
卓

交抹者 一箱  
細子 一卷  
抹硯 一箱  
松姫款 右  
八代姫款 右  
交抹者 一箱  
五郎磨款 右  
八郎磨款 右  
交抹者 一箱

外二  
純子二卷  
抹文卷 一箱

外二  
智禰徇五端 々

外二  
八丈鏡五端 々



文照院様 尊皇  
豊味前元任珠造云々 珠造付

不肖の身 東照公の御統を奉り夫木のかた天  
下の政事角に 外徳の嗣事をして人心を治るる  
在世の日短し 其志の遂さるるを今もなれん  
其志を治るる古より主知く玉危き代こそ  
其世の人権を争ひ靈を立其心未あつた  
ん相救ふよりさるる 胡賊の人も舟を  
いん水を扱ふ其心を一に 其力を共に出る  
心は彼の様をいへたる 恨も今の世の人角  
名創業の後治平 百年の旨も未生じお長と事

世のハ 東照公の御徳は世の為人の爲を  
好む事を知り玉危き代こそ事代を以て  
其志の遂さるるを今もなれん  
其志を治るる古より主知く玉危き代こそ  
其世の人権を争ひ靈を立其心未あつた  
ん相救ふよりさるる 胡賊の人も舟を  
いん水を扱ふ其心を一に 其力を共に出る  
心は彼の様をいへたる 恨も今の世の人角  
名創業の後治平 百年の旨も未生じお長と事

正徳二年十月日 珠里令

右中御出仕の面より井伸掃部頭を中列生  
るる中御出仕の面より  
大樹珠子例 珠里生るるを今もなれん



樂後は極々替 若君石長相續は事なれ味  
却年より或は生れ百富婦は又大却可也  
各各作書は又 味遠云は味書付は可也  
之可也化は

水戸の家は皆の為なりつたおあ最久は後  
肉が多敷少輔政晴は化しり暇を請へ實承手  
中 威公は替は其然り為まり嘗て天全教を  
學ぶ慶安三年の春此事 祇人の方と云はれ足  
輕致は形より論政の病子雅は其年五月分

死す一男一女何り皆幼くあつた一為きの妻  
も又及ん死す一婢あり妻死し陰に婢は云へ日  
今云はれ死す其之を親類に三の孤身を託  
其方水也 世子と 養つて存す日婢是を諾す  
為きの男漁大夫亮重乃の女子為人幼年折  
と云はれ父の罪に依り獄に繋らる婢有るに就て突  
泣く云く歎くは三子に行へ獄に入らん吏許さる  
且論は云く世罪を 連子ゆへ去る 婢はけん  
へ更子乞へ云く妻命を重んずを諾す其云はれ耳  
子あり今日雖も陰に苟も免すは是を母を忘るる



且三子幼弱妾を侍能く活今侍子妾を失て其  
 死且多しらんのも妾坐すく其死をてんを思ひ  
 す三孤子先ん自の捕續は徑可しんふたうす  
 孝三子子後ん獄中に入る事をはは是妾をてん  
 死せざるををばやもちるく其言甚哀 傷人子  
 涙と侍す 更も又其言を感し是を侍す三子を  
 教養す方々の十五を終ぬる  
 義公の時よ  
 あり 公其言を感 婢を獄中より物且竟  
 重又其死を侍しをん寛又四年十月三日地府をた  
 事つて侍士にあり

石川楓後筆記の  
 孝婦略傳

昔ふ身ある三言名をる侍の侍續本の方方母  
 休息の他侍の侍を方方ふはふ及をふん必  
 事おまれわくるく其妾わきもく是よりくはる  
 者くく 手あの中百は指指を指せん事おを何  
 する若子あの中百病事言ふいあは侍の親親  
 中より中百侍よりんから侍あて夫もそのりす人  
 の時日雇もきふ斗りい文いかす 尤是も指指を  
 さくせんかすもるく之或は非社佛器へ年侍  
 侍山守り出ん先もい事おありん侍り侍侍の  
 禮面のかみ物と 款をつみ目斗り物



























付客を辱をわすりて誤れば悔つきたる所好し  
る。是れ我れをくすくすといふ戴きし其の能直垂  
たる夫も是より力を得又客も其くは付たる婦人  
も其の事なふへんも一應の助力を以てしとて  
是より客の方には王弱手より其の事なふへ  
り。是れ其の事なふへんも是れを以てしとて  
り。以上

一布備の老職三木仁右衛門之次女御井下御  
久政安後の子室崎安休の女御威公乳母也  
後陽成帝の妹中和門院の余婦威公乳母也侍従左

付く者も其前子侍りて古今の禮法をよる可し  
妹加を勉めりてハ 帝冠遇の余 戲して宮  
世を古の侍従の侍従子准 お祓の侍従と稱す  
了とありて是れ妹ハ 威公の乳母なりて其長  
十二年十月病に死す 威公且夕哀慕す  
東宮を妹愛情の年 彼侍従も客負乳母お似たる  
を以て侍従と 威公も附房せりて人事を以て  
其の事 天賦の事 勅許ありて侍従を  
後附たりて即 威公も附房せりて甚 威公  
の甚心なりて 其後後守頼重知臣侍従に在りて



る同唱を憚りて武佐と改む寛永の初比也  
感公味若年の子有之の事一 彦考の史司する  
中子依ん 台徳公の味礎をなす 味心子石楠の孫子  
てはく人眉をいふは時子武佐直子土井大物頭利  
勝の事も佳し評は其台徳を演述す 此事  
台礎をなす 多しハ 公の味礎を悉くとけて事取  
ありしころ 時の人武佐印を稱す 義公嘗  
て作せし書ハ公幼年の時ありを稱す事を武佐教  
へしとて実子三木の事も元禄の初めと冊子今  
の中集版の事あり 世比ハ柳堤も築く事ありしハ

武佐裸身なり 湖水の中へ入 公を在右の堂  
の上よのせ味手足への扇を味指南ナセしといふ  
非なる人物を味佐宗をいしハ 禪字は通年  
又後味色同 比 宗佐と云の 尾あり 是も 禪法  
を学い 人ありしハ 判之の足しハ武佐子ハ切て後禱  
子まけし事あり 以上  
一石野太郎ハ氏伝ハ石野和泉中氏揃り孫あり 卷  
ハ名書義利と云 東照公は在任 関ヶ原の役  
子味使丁を勤む 祿を倍 三子あり名を記す  
後より頭と云 慶長十七年三月九日ありし事あり



二重何りハ名馬氏照太市ハ氏信ノ子氏照母ハ  
内務権左衛門守長ノ女ナリ氏信母ハ江外ノ士多  
湖刑部ノ女ノ兄才房庶ノ年孫アリ双方外戚ナリ  
東照子ノ訃ニ在る時ハ公裁アリテ氏照を兄トシ  
本祿の内ニ子あり名をまゐり氏信とオケテ子名  
をまゐり氏信母是をいふ事ナリ為刑部ノ女  
子ニ妻あり名をまゐり子名をまゐり何れ次男ナリ  
し方ち成る人又しん子名を返納シテ退事因十九  
年氏信を携へ威公子存公を止め可言信  
と号す寛永五年 義公珠誕生の時介副を勅

六 義公珠弱冠の時比ハ好ん佛信るとを彫刻  
し其言を聞是を以て直諫 年々其名の上ハ  
其身分ニ應 夫レの時敬あり物々子佛師或ハ細  
ク之をのりし業をなす 事ハ以テ外ノ其名  
を以て 事ハ上ノ名ハ 公子存公也 此ノ名ハ  
有 物信佛信今少ク其名改就す多ク是事リ  
之レ也 今ハ彫刻を改之とす 事ありし切を  
改之ハ其言信を以て其方ノ祿有るハ及理至極  
ナリ 以後其子製さす 事ありし其信也 事  
今ニ然也 今ハ其名也





















ありて抜合を斬いふは先際打殺ぬ吉成く兼りて事のお  
とそやなきと扱うえとすか  
あてやあふ斗りつる  
事やと名なきふいともはきううましれ扱うえんた子あ  
あふえかゝる阿り執を其の方よりくうのせよとんぬ返れ  
まきり正行ちあけせいと口おかきまは能うん才うひつ  
まきん内侍を正行はあそせんも経らぬんかこまうん  
とんぬあふくふ思ふあふぬ才の町の世をぬん統  
のいそそや一と群まきり其付心付能く笑う後まき  
阿さきましんいそあこ何おまきり  
以上

○大助云実世の世もと童の成久もん才あうるせとん玉

いせりぬい

君る金高の何たりととめれたれは若きぬもす重徳の由  
徳子もさちうう若き登りぬを哀とおろうやまのい徳使  
のいこいせとんよせん心やぬのい知りなる重子ぬい  
名をかり徳まきあそろちる寸利者の成久とけい  
よとあるやさふうのいとそまのい手し皇居兼りあ  
て大あ何の紀伊園ま話ん寸利者を海のちぬい  
そぬ先因まきも阿さきりくう  
中助云高徳の  
道のはぬまん阿りきり  
以上

一形部仁義助銅高の故前まきい中い物徳り子故前



の玉磨の菓の穴をくぐらんとて球部を控へて  
それ六分たまり時義と云ふ者は守りて多し何れを  
ちんちんを控へて海へ入るるは谷川のいと清く  
清水なるをその源を居る知りて多しとて  
岩をとりことりし松の葉をよみ替はる唐のてんを  
をかくるふも任人の所りて多しとて  
目二本の葉をこつめしむるは  
上は法花徑をまぐるあま何れもたす  
はるまは山路をまぐるは  
つたる倍のまきみとて多し  
めやまをたすは

のかくまより尺なるまの川のあを流しん唐の田入  
後のちんちんをまぐるは  
初んかふる味存花の目とたるとあるは  
めぐる人の世をたるとも  
石ころのいのちとて多し  
まといとるのまきさるは  
し強をよみ玉の  
の埴面影しんは  
少弱をよみおん集りて多し  
えんは強の何り



高きも信世の人のむくまひ世の書も痛むとめしん  
と書付強つる子の心を少弱めよく尼をく玉ひえ  
のちりのゆきと居させあひたれさうぬん玉ひえ  
いとああるくんとあひと人の中も何とありん皆  
をとりたりさよいみかりなる人の中一なるも  
任然の福もありたき世はなれ年月を居せん信  
子君<sup>は</sup>前と云こさまし一後の事をあの方より  
いとより強うんおまやの後の後れ世あとのまし  
さり一浅敷野のれは太細云宮前れの世なり一  
智世よりくれさるたまひん君も世あおおの阿

かゝん中細云まん世のり連武きの一戌のり  
のまはよりま世をすん強く一止  
○梶井ニ示新王とくハまさせ強ひんは山の侍すける柴  
の唐はすませあひなるを山本の三言一と云考うけあ  
りなきい一守りまなるまニや守りありん世邪定の心地  
の日はなひん言うせあつると云ひのまし一巖を寄伏  
ゆるあこも心ちせん一云あひれ守りなる武士  
おありん居なるまの阿けの日とく一ける山伏を  
ニく一一年りまぬハよろこりせあつん世後らま  
行ひのなるまニ言身り居ん世のりさつやま一り一は布



施持師 守りたる武士は法持ののりき持玉のや  
ハ叔母方と歌の師ハ持の持り山伏ハ悦む立  
ちんん持師をせん又くくまは師り子なり屋の師子  
又そのあこまきぬと持師ハ守りくくをさくく  
山伏を留められ先夫よりさきまきくくせぬえん  
の叔くくぬくくく守り玉のくくくく徳の律  
師元祐といひたる共ある身りんあのくく山伏ハ悦むお  
いを大まきまきのかくまきくくくく後子  
守りくくくく守りくくハ持玉りくく  
先せんかたあかりくくくく

上

○此々名年の妻の末つうた先世あん師はまきん三  
七う徳法施存りんそのくくく中細云阿き徳の  
持くくくく徳若今の持物徳けるま世の中のか  
先きぬる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  
あま子ハ是えぬめるくくめいつくくくくくく  
おまきまきまき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  
阿の名徳はた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  
ん終りまき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  
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く  
君は名をぬん名を密にハ守り建武つちのく



のころ一船の舟の七月の来つらた伊勢國へいさやま  
ふえおらん神子珠崎をうまおんさるまおんぬか  
のまきしやあしき珠告の隠しやあひやれかくわ  
五せまぬるよふし何またの珠舟まぬいし九月の  
始つた上徳の地をく珠舟の志持りしはいつかあ  
のまきの船りんんむるまきし信風阿くく侍りし  
り何またの舟丸伊豆の尺崎またよん侍りしは  
船丸の強く吹ひんきん舟丸のちりしはまきを  
おし阿りし舟の志持の方と吹まじりし阿るまきの  
珠舟の日の暮神子伊勢の城を吹もきし夫より

吉珠まわしや珠ひしは神あきし三つきの珠を  
たぬいしあまのついきをうけさるぬいしあまの  
あらん神の珠舟しはまきしあまのうりしあまの  
まきの珠舟まきあしひんまの阿たりしあまの  
珠を神母あしひんまの侍りしは神りあひしは  
珠舟まきし侍りしは神の志持るまきし珠舟  
神子まきしは神の志持しは神母あまの侍りし  
まきしあまの志持りしは

前永四年辛亥十二月廿七日

珠生記  
松本記後書



















西山公白麀銘

治資清談礼麾三軍一動一靜九武九文

二字皆奇  
城从所从崎俗又名謂休烟草服之有方非若尋常  
弄煙自為誌相聖欲服之者先散柳穉即平氣而

記阿片煙之變



